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春明外史

(第二部)

张恨水◎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張恨水卷
春明外史
第二部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春明外史

(第二部)

张恨水◎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明外史·第二部 / 张恨水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ISBN 978-7-5034-9888-6

I. ①春… II. ①张…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6199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点 校: 清寒树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1.5 字数: 34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3.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第三十回	不辨雌雄混战娘子队 语无伦次同结女儿盟.....	1
第三十一回	稚子无家依人倚郑婢 名姝雅集顾曲学周郎.....	11
第三十二回	顾影自怜漫吟金缕曲 拈花微笑醉看玉钩斜.....	23
第三十三回	猜得之子踪名藏字里 勘破美人计金尽床头.....	35
第三十四回	斗酒只鸡凄凉祭绿野 闲花野草惆怅悟青衫.....	48
第三十五回	流盼属新知似曾相识 听歌怀故国无可奈何.....	60
第三十六回	金屋深藏银灯摇艳影 魔城自陷锦字惜华年.....	73
第三十七回	玉臂亲援艳诗疑槁木 珠帘不卷绮席落衣香.....	84

第三十八回	消恨上红毡人胡不醉 断恩盟白水郎太无情·····	95
第三十九回	深巷逐芳踪投书寄爱 华筵趁余兴击鼓催花·····	105
第四十回	等到酸心频吟梅子令 何堪寓目先苦女郎身·····	115
第四十一回	指点画中人神传阿堵 纷腾诗外事典出何家·····	126
第四十二回	彻夜搜枯肠文章有价 因时辟利藪名士无虚·····	136
第四十三回	促膝快谈灰心悲独活 临风品茗冷眼羨双修·····	146
第四十四回	对影三人夕阳无限好 依山一笛高处不胜寒·····	160
第四十五回	远道供山珍百朋相赐 下厨劳素手一饭堪留·····	174
第四十六回	卜宅近芳邻喜环碧树 迎秋有乐事约种黄花·····	185
第四十七回	学尚涂鸦短钉空摘句 功成喝彩旦夕自寻香·····	195
第四十八回	鬻画分金割爱助膏火 读书补拙勉力答琼瑶·····	208

第四十九回	淑女多情泪珠换眷属 书生吐气文字结姻缘·····	218
第五十回	酒食情人掷金留笑去 脂粉地狱微服看花来·····	233
第五十一回	同谢解囊人还劳白发 笑看同命鸟惋惜青春·····	244
第五十二回	一束结金兰缘定来世 四言留血泪誓守今生·····	256
第五十三回	永夜离怀心悲将满月 斜阳古道肠断独归人·····	268
第五十四回	纳礼典轻裘为花请命 论交关盛饌按日传餐·····	278
第五十五回	限刻夺诗魁风流前辈 连宵制菊选笔墨闲人·····	289
第五十六回	大典繁陈攫金胜竹叶 新章急就挥汗颂梅花·····	299
第五十七回	四壁鼓吹同欣加冕日 一堂椅案不是读书天·····	311
第五十八回	大好少年身转同脂粉 可怜旧舞地来阅沧桑·····	323

第三十回

不辨雌雄混战娘子队 语无伦次同结女儿盟

大家说笑了一阵，李老太太留着梅双修和李冬青说话，自己却去监督着王妈做饭。一会儿饭好了，大家吃毕。梅双修一定逼着李冬青一路去玩。李冬青没有法子推诿，只得跟着她去。梅双修道：“平安今天有一张新到的片子，我想邀你看电影去。不过这时候还早，我们同到密斯余家里去坐坐，你说好不好？”李冬青道：“我不是说了吗？我的衣服不好，我不配到阔人家里去。”梅双修道：“得了，干吗老这样说，你不自负是个很洒脱的人吗？”李冬青笑着牵牵她的衣襟道：“我和你去得了，走道少说话吧。”说着，梅双修在胡同口上拣了两辆干净人力车，说了地名，也没有讲价钱，就坐上去了。

到了余宅门口，梅双修在钱口袋里拿出六个小银币，把三个往这辆车子脚踏上一扔，又把三个往那辆车子脚踏上一扔，头也不回，就往里走。李冬青笑嘻嘻地在后面轻轻地说了一句：“真是大小姐！”梅双修回头也笑了一笑。她在这里，本是熟地方，一直往里面走。恰好她们所要拜访的余瑞香女士从里面出来。看见她们进来，连忙引到内客室里去。刚一进去，只见一个二十几岁的少妇，梳了一个双挽的如意头。上身衣服是月白绸底子，上绣蝴蝶逐飞花的花样，大襟摆都是圆角，也不过一尺多长，就像圆鸭蛋式一般。下身穿一条深绿色的哗叽裤子，又长又大，远望像一条裙子一样。脸上的粉擦得厚厚的，人还没有到，早就来了一阵香，她看见客进来了，先嘻嘻地笑了。余瑞香便介绍着说：“这是我的三姨娘。”李冬青早就知道这位余三姨太太的名儿了。今日一看，除了打扮时髦，却并不见得

什么好看，倒出于她意料以外。三姨太太人虽不过如此，招待倒是好的，很不讨厌，所以也陪着李冬青说话。谈了一刻，余三姨太太自己用的扬州老妈进来说道：“三姨太太，刘太太来了电话。”余三姨太太便笑着对李冬青道：“我有点儿事，请我们的老二陪你二位坐坐。”说着在余瑞香小姐肩膀上拍了一下，说道：“好好地陪客。”就笑着走了。

她到自己屋里，一摘电话，问道：“你是刘家姐姐？”那边刘太太说道：“是的。你们老爷在家没有？”余三姨太太道：“没有在家。”刘太太道：“今天是轮在胡家，你去不去？”余三姨太太手上拿着电话机子，眼睛望着窗户外头，说道：“这一向子，我输得太苦了，连零用的钱都周转不来。”刘太太在电话里笑道：“你哭什么穷？我又不问你借钱。”余三姨太太道：“这是真话，昨天和老头子麻烦了半天，只要到二百块钱，又是支票。天气也渐渐地暖和了，我要做几件单夹衣服。”刘太太道：“不要算账了，我又不是你的老头子，算给我听做什么？干脆，你说去不去？”余三姨太太想了一想，说道：“我来吧！不过要请你先挪动一百块现款。”刘太太道：“我还没梳头，打算到澡堂里去梳头带洗澡。我在那里等你，你可以去找我。钱的话，回头再说。”余三姨太太道：“好！就是那样说吧。”

余三姨太太挂上话筒，在烟筒子里取出了一根三炮台烟，擦着火柴吸着了，便靠在睡榻上，望着天花板，想起了一件心事。整整地把一根烟卷抽完了，她才慢慢地起身，对镜子掠了一掠头，又重新扑了一些粉，然后打开玻璃橱子，挑了一件新鲜颜色的衣服穿了。扬州老妈照规矩站在一边照应，和她牵大襟，牵领子，拾落得清楚了，拿出细银丝织的小钱口袋，送给余三姨太太。又在玳瑁烟嘴上，安上了一根烟，等她衔在口里，然后擦着火柴替她燃上，一面笑着说道：“今天三姨太太气色很好，一定可以赢得几百块钱回来。”余三姨太太笑道：“赢也不想赢，只要这买衣料的两百块钱保得住就是好的。”说毕，高跟鞋子一阵响，走出大门。那个时候，是三姨太太出门的法定时间，马车早在大门口套好了。三姨太太说了一声“澡堂子”，便坐上车。不一时，到了润身女浴所，会合了刘太太，便一同坐着马车，到胡宅来。

这时，门口停了一辆马车，一辆汽车。大门院子里，又停了几辆包月车。刘太太笑道：“小胡子汽车，倒先到了。”两个人提着钱袋，一直往里

走。一个三十来岁的小胖子，长袍马褂，头上戴着红顶便帽，手上拿着手杖，嘴唇上养着一小撮短胡子，从里面走出来。他一看见刘太太，走上前拍着她的肩膀道：“你这几天，手气太好，要请客吧？”刘太太举起手来，将小胖子的手一拨，瞪了他一眼，笑着骂道：“滚开些！你赢了钱又请过谁？”小胖子道：“那也不算什么。我今天要是赢了，我就请客。”刘太太道：“你这个时候钻出去，又往哪里跑？”小胖子道：“胡同里面，有一点儿小应酬，一会儿就来。”刘太太道：“不长进的东西，明天告诉你家太太，罚你跪踏板。”小胖子把头一缩，张着嘴伸出半截舌头，眯着一双肉眼，笑了一笑，就抬着肩膀走了。余三姨太太问道：“这是谁？我倒和他同过两回场面，还不知道他姓什么。”刘太太道：“这是刘二混，你怎么不认识？早几年，做了四五任知县，很有几个钱。现在在部里，弄了一个挂名差事。一年到头，专在外头赌。虽然鬼头鬼脑，人倒是很好的。”两个人说着话，走到后进。刘太太先就在钱袋里掏出两卷钞票，走进厢房里去。房里一个男子汉，正坐在桌子边算筹码，看见她二人进来，便站起来笑道：“今天要多少？”刘太太将一卷钞票，往桌上一扔说道：“三百！”余三姨太太对刘太太道：“刘姐，你拿一百五十给我，好不好？”刘太太道：“你就在我筹码里分一半去得了，我们好算账。”那汉子已经把红绿白三色的骨头筹码，抓了一把，递给刘太太。刘太太便把筹码往口袋一塞，和余三姨太太走进上房去。

一掀门帘子，只见七八个男女，在那里推牌九，余三姨太太道：“没有意思，我们上边去吧。这里我还是新来第一次，请你在前走。”刘太太道：“你随我来吧。”两个人又走过一个院子，早听见临风一阵笑语之声。走到上房，揭开帘子，两张大餐桌并拢，摆在中间，正在摇摊。桌子上男女夹杂坐着，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刘太太走到桌子边，看了一眼身边两个男子汉，正赌得高兴。刘太太见他二人挤在一处，恰坐着三张杌子，她便将脚一提，在人缝里插了进去，挤着坐下去，左右两个男子，都回过头来望了一望。有一个笑着说道：“慢一点儿啊，你这是靠上我了。”刘太太把眉毛一扬，将钱袋一板，说道：“少讨太太的便宜。刘太太不是好惹的。”余三姨太太站在那边还没有过来，一看四周，简直没有插脚的地方，踌躇了一会子。对面的小胡子一眼看见了，将身子侧了一侧，用手拍着旁

边一张椅子道：“这儿有空位子，在这儿坐吧。”小胡子上手，坐的张五奶奶，是个大胖子，最怕人挤，瞪了小胡子一眼道：“你这不是存心，哪儿有地方呀！你还只是往这边挤。”一边说着，一边拿着五十块钱的筹码，押二的孤丁。一言未了，宝盒子揭开，却是一宝四。张五奶奶把那张肉脸往下一板，把手将桌子一拍，轻轻地骂了一声道：“他妈的！乱七八糟吵也吵的。”小胡子笑嘻嘻地说道：“五奶奶你可别含混着骂，我可受不了。”五奶奶道：“管得着吗？我骂我的，你和人家客气你的。”说着又对她上手的王奶奶道：“这不是狗眼睛？二的风头好些，就都押二。输了也活该！”

余三姨太太和这位张五奶奶，本来也就同过几回场，很讨厌那副老前辈的样子。小胡子让她到那边坐的时候，她本不愿去，而今看见张五奶奶那股儿酸劲，心里一阵冷笑。便提着钱口袋，踏着高跟鞋，袅袅婷婷地走到小胡子边下，挤着坐下去。问小胡子道：“身上有烟没有？送根我抽。”小胡子道：“有有有！”就在袋里拿出一个银质珐琅的烟盒子，打开盖，递给余三姨太太。余三姨太太顺手拿了一根，衔在口里，问道：“你有取灯儿没有？”小胡子道：“有有有。”在身上取出一个白铜自来火匣子，将机子一捺，匣子打开冒出火头，俯着身子，递了过来。余三姨太太低头，就着火吸了一口，然后呼出一口烟，用手取下烟来，对小胡子笑了一笑道：“劳驾！”张五奶奶看见，只气得一张胖脸，白里翻红，红里翻紫。余三姨太太只当没有那回事，在刘太太那里分来一百块钱的筹码，自去赌她的钱。

今天这场摊赌，是曹司长太太坐庄，也不过三个钟头，一千块钱的筹码，看看要输光。旁边就有人问道：“曹太太手气不好，是不是继续摇下去？”曹太太坐在桌子的横头，一只手托着腮，一只手用两个指头拿着烟卷在嘴里抽，眼睛望着桌子边的人下注。她听了这话，呼了一口烟，随便答应了一句道：“不要紧。”只见耳朵上两串珍珠环子，微微摆了几摆，似乎摇了摇头。旁边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叫杨四奶奶，乃是曹太太的帮手。曹太太两只手微微地往上伸了一伸，回头对杨四奶奶道：“我的家伙呢？”杨四奶奶道：“在隔壁。”曹太太听说，便站起身来，说道：“你来几宝，我去过两口瘾再来。”说着，退出位子去，就到隔壁屋里来。她一掀门帘子，只见有个三十来岁的汉子，正躺在床上抽鸦片。一阵一阵的青烟，直从帐子里面往外喷，曹太太也没理会，便走到桌子边去，拿起一个红木

嵌玉石的匣子要走。床上那人便道：“曹太太要烧两口吗？我让你。”曹太太笑道：“我说是谁？原来是王老七。”说时，便不走了，把她腋下夹着的木匣子，也放在床上，揭开盖来，里面正是一套烟家伙。王老七把烟盘子一移，自己爬起睡到右边去。曹太太擦了一根火柴，将烟盘子里烟灯点着，自己却在王老七原来睡的地方睡下去了。王老七和曹太太隔了中间的烟家伙，对面躺着。王老七烧王老七的烟，曹太太烧曹太太的烟。曹太太把瘾过足了，再到外面赌场上看时，又输了一千多，场面上的人却有一大半是赢家。余三姨太太刘太太也都赢了。

刘太太对余三姨太太道：“我们到那边去，玩两下牌九，好不好？”余三姨太太一看手上那只表，已经七点钟了，心想，今天并没有通过家里，若是赌得夜深回去，怕又要生气，便说道：“也好，到那边去看看。”两个人说着话，便离开桌子，到推牌九这场面上来。而这边一桌牌九，男男女女拥挤着十几个人，哪里有一点儿缝儿可以插进去？余三姨太太道：“刘姐，今天我人倦得很，我要先回去了。”刘太太道：“忙什么？回头我们一块儿吃小馆子去。”这时人堆里挤出一个女子来，将余三姨太太的手一拉道：“别走，我们另外来拼一桌，我来推几条子。”余三姨太太认得她，她是什么部里一个宋主事的太太。她的老爷最好说话，不但不干涉她赌钱，有时候不放心，还要上赌场来监督着她。余三姨太太道：“你推几条子，我倒可以奉陪。”宋太太本来赢了一百多块钱，高兴极了，听说余三姨太太愿来，连忙就吩咐这胡家的听差，另外铺好一个场面。她在桌子上方，打开骨牌盒子，将牌往桌上一倒，早就有五六个人围上来了。宋太太将牌理成一叠放在面前，在钱口袋里拿出一把筹码放在桌上。又在牌里拣出两粒骰子，握在手心里摇了几摇，一面口里笑着说道：“我是小玩意，五十块钱一底。”说毕，铺出牌去，便推起来。谁知她押牌九的手气很好，自己推起庄来，却差得多，接着出三个五十块，都给人家折了庄。俗语说，兵败如山倒，赌钱的人，手气闭了，也是这样。宋太太把赢的钱输光了，还把自己的本钱几十块都输了。也不知什么道理，背上一阵一阵地发热，两腮就像烤了火一样，肉里面泛出红来，透过那层雪花膏，直红到耳朵根下去。但是她挣着硬劲，极力地露出笑容来，表示不在乎的样子。

这时候，那张五奶奶早来了，她押的天门，手气最好，宋太太输的

二百块钱，她倒赢了一半。宋太太低着头，把桌上的牙牌理好了，正要铺牌出去，只听得唧当唧当一阵响，一只又白又厚的大手，按在牌上，接上就有一个人说道：“别忙！”宋太太抬头一看，原来是张五奶奶拦住了她。五奶奶手上原戴着两副镯子，一副是玉的，一副是金的，一只粗手戴两只镯子，本来就当当响起来。现在她把手使劲往桌上一放，一金一玉和桌子一碰，自然就响起来了。出其不意地，倒吓了宋太太一跳。宋太太道：“你为什么拦着我？”张五奶奶道：“我拦你干吗？你拿本钱出来比比再推。谁也不配拦着谁，我拦你干吗？”宋太太想硬停着不推，未免面子上下不去，红着脸道：“比比做什么？你只管押，你赢了，不少你一文半文。”张五奶奶那只手依旧极力地按住牌，好像这一着就能制宋太太死命似的，一面说道：“谁又能短谁一个镢子呢？那不管，你总得拿本钱出来看看。”宋太太气不过，将衣服的大襟，往上掀了一下，用手在腰上拍了一下，说道：“本钱有的是。”张五奶奶道：“那不行，总得拿出来看一看！”宋太太逼得没有办法，只得走到隔壁屋子里去找她的老爷宋主事。

宋主事正在床上烧鸦片烟，看见宋太太进来，说道：“歇了手了吗？”宋太太理也不理，把脸板得一点儿笑容都没有，宋主事一见不敢作声。宋太太气愤愤地说道：“给我两百块钱！”宋主事放下烟枪，坐了起来，慢慢地问道：“输了吗？”宋太太板着脸道：“自然是输了，不输，我问你要钱做什么？”宋主事道：“欠人家多少？”宋太太道：“欠人家多少？欠人家一万八呢！我等钱扳本，快点儿拿出来，谁和你说这些散话？”宋主事偷眼看看宋太太脸色，一面慢慢地把在烟盘子边的烟卷盒子拿了起来，在盒子里取出来一根烟卷，在烟盘子上顿了几顿，然后衔着就上烟灯吸着了。宋太太道：“怎么着？快拿出来呀，那里场面上的人，还等着呢。”宋主事呼出一口烟，把烟卷放下，又把烟盘子边的茶壶拿起来，就着壶嘴子喝了一口茶，把茶壶放下，然后才说道：“输了就输了吧，今天手气不好，改天再来吧。”宋太太道：“废话！你快点儿拿出来，你不拿出来，你今天别想回去。”宋主事道：“我身上有是有一百多块钱，是替衙门里买东西多下来的。若是扯得用了，明天怎么交卷？”宋太太道：“哪个要你那几个臭钱！今天是身上输空了，暂时请你挪一挪，你快点儿拿出来。推三阻四是不行的。”宋主事看一看宋太太的眼色，只见她脸上白中带红，红中带青，不敢

多说，在身上掏出一卷钞票，数了一百元交给宋太太。

宋太太看也不及看，就到赌场上来了。她把钞票往桌上一扔，说道：“这是一百块钱，做两回推，你们拿本事赢吧。”说完，理好了牌，又推起来。谁知几个转身，又要光了，到了最后一条，骰子掷下去一粒是二，已经定了，一粒是三，却还在转，这分明是五自手。偏偏张五奶奶背后，有一个男子汉挤着，五奶奶把身子一扭道：“怎么着？挤得怪难受的。”这一扭，碰动了桌子，把那三碰得转成一个吆。原来的五自手，现在成了三对面。大家取牌之后，宋太太拿着两张牙牌叠在一块，翻过面上一张，却是天牌，心中不觉一喜。站在她背后的李老四，将手在宋太太肩膀上一拍，笑着说道：“好得很，花缎面子，准可以吃个通。”宋太太将左手三个指头，夹着两张牌，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上下钳住，慢慢地一丝一丝往下挪，露出底下那张牌来。挪了一会儿，露两个白点，心想莫非是八点，那倒成了一个天杠。再往下挪，半截是五点。李老四在后面看见，点着脚尖昂着头，口里就像放连珠炮似的不住地说道：“断！断！断断断……断，小！小！小小小……小。”宋太太使劲将下面一张一抽，底下一张牌完全露了出来，却是一张梅花大十，共起来是天梅二。宋太太无精打采，将牌覆过，放在桌上，天门。张五奶奶把两张牌早抽得往外一翻，原来正是一副天杠。

宋太太不看犹可，看了格外生气，她把左右两只手十个指头，犬牙交错似的，交叉着合拢在一处，放在胸面前，红着脸只是摇头，口里说道：“这个钱我不能赔。”张五奶奶听了这话，腮上两块肥肉，登时往下一落，问道：“怎么一回事？”宋太太道：“刚才掷的骰子，明明是五自手，这副天杠应该我取。被你一碰，碰成一个三对面，就被你拿去了。”张五奶奶道：“废话，碰着骰子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输光了，就要赖吗？”宋太太道：“放你的屁！你看第一铺是好牌，所以成心碰一碰骰子。这样赌钱，好不要脸！”张五奶奶听了这话，火也不知从何而起，将手一拍，在桌上一拍。只听见“啊哟”一声，桌子边站着一个小胡子，鞋子挤掉了，正低着头去拔鞋子，恰好张五奶奶手一抽，拐子往后一戳，碰在小胡子的嘴上，打出满嘴的牙血。他双手捂着嘴，弯着腰跑到一边去了，这里的人，一阵哄堂大笑。余三姨太太看见，也禁不住笑了。忽然觉着有个人，趁忙乱中，在人丛里面，握着她的手，摇了几下。余三姨太太回头一看，是个二十来岁

的男子汉，脸一红，把手一缩，便挤到桌子边去。

这时，宋太太也拍着桌子，和张五奶奶对骂，说道：“你拍谁的桌子？”张五奶奶道：“拍桌子就拍桌子，你说谁不要脸，仔细挨打。”张五奶奶说了这话，隔着桌子对宋太太脸上就是一巴掌。宋太太把脸一偏，张五奶奶却在头上抓下一绺头发来，口里说道：“我打你这个浑蛋，什么揍的！”宋太太一巴掌回了过去，打在张五奶奶的胳膊上。张五奶奶马上两只手齐上，她那四只金玉手镯，啷当啷当地响成一片。刘太太在一边看见不服，说道：“姓张的，你凭什么伸手就打人？”张五奶奶道：“你们都是浑蛋，我要打人就打人，你管得着吗？”刘太太手上提着钱袋，在人丛中歪着身子往前一挤，一直就奔到张五奶奶面前说道：“你骂谁浑蛋？”张五奶奶道：“我骂你，又怎么样？”这时，宋太太也挤上前来了，和刘太太两个人，围着张五奶奶对骂。张五奶奶的好朋友看了都不服，七嘴八舌，帮张五奶奶骂。宋太太刘太太更有她们的朋友，也帮着刘太太宋太太骂。一刻之间，屋子里就像倒了画眉笼子一样。加上高跟鞋子声，钱袋里的银钱声，茶碗打碎声，椅子撞倒声，闹成一片。那一班赌钱的男子汉，看见闹得太厉害了，不能不上前来劝。也有拖着太太们的手，站得一边去的。也有抵在太太面前伸开两只手，在两面拦着的。也有两只手扶着太太的脊梁往一边推的。也有在后面半抱着太太的胸，往怀里拉的，这时全场两桌牌九都歇了，屋子里一二十个男女，搅作一团。那位宋主事，站在一边，看见他太太在人丛里乱跳，口里只是说“何苦何苦”，一点儿办法没有。却幸有个二十来岁的男子汉，替宋主事帮忙，走到人丛里去，拦腰一把，将宋太太连搂带抱，送到一边。打架的首领算是离开了。

那边张五奶奶在人丛里，被人挤着左一歪，右一倒，撞得她手上玉镯子直响。她伸着两只肥手，拍了一下巴掌，身子往后一仰，昂头说道：“反了，阴沟里翻……”一句话没有说完，脚下踩着一块浓痰，一个不留心，身子往后一倒。她后面正是两位穿高跟鞋子的太太，哪里抵得住这一个大胖子，便倒在两边地下。张五奶奶脚往前一伸，整个的屁股往下一坐，只见脸上的肉，往上一哆嗦，顿得五奶奶浑身肉跳。这一班男子汉，早过去把那两位穿高跟鞋的太太扶起。这里面有一位，正是余三姨太太的姐妹。她也要上前去，偏是事不凑巧，电灯忽然全灭了，这屋子是秘密场合，白

天也非灯不亮，满屋子人，都在黑暗中乱撞。就有两只手，握着余三姨太太的手，只往怀里拉。余三姨太太以为是她姐妹，也不在意。谁知电灯黑了，过了好几分钟，还不见亮，不由得余三姨太太怪叫起来，大家都吓了一跳。一般人猜想，或者是哪个赌钱的男宾有不规则的行动。就有人说道：“是我，是我。”

电灯一亮，大家看时，却是余三姨太太抓着一个人的手，一面伸手去打那人，但是那人并不是男子汉，是这里面的交际家何少奶奶。不过何少奶奶身边倒站着一个男子汉，都叫他刘七少爷，是个有钱的人，和何少奶奶很好。当时大家觉得误会了，三张脸都羞得通红，究竟何少奶奶是个交际家，很会说话。对余三姨太太笑道：“对不住，眼前一黑，我就糊涂了，不知怎样撞上了。”说着，低着头看看余三姨太太的脸上，说道：“碰痛了没有？”余三姨太太到了这时，当然也不好说什么，在身上抽出一条手绢，一面揩着嘴，一面笑道：“不要紧，就怕碰痛了你哩！”大家一笑，也就算了。那位摔在地上的张五奶奶，这时也被人搀起来了，依旧是七嘴八舌地在那里骂人。余三姨太太看见刘七少爷站在身边，却有些不好意思，就对刘太太说：“今天这儿乱极了。我们走吧。”刘太太还没答出话来，余三姨太太已经不耐烦再等，一掀帘子，便先走了。走出门来，坐了自己的马车，径自回家。

到了家里，只见他们的二小姐依旧和梅双修李冬青坐在一处谈话。梅双修看见她进来，先笑起来道：“我们也算会坐吧？做客的回来了，我们还没走呢。”余三姨太太道：“日场电影算是误了，索性坐一会儿，在我这里便饭。回头我们一路瞧晚场去。”余瑞香道：“你这人太小气了，要请人吃饭，又怕花钱，就是家里的饭，请人家吃吗？”余三姨太太扬起一只手来，捏着一个拳头，像要打人的样子，笑着骂道：“你这丫头，没大没小，仔细我捶你的肉。”余瑞香侧着身子，抬起一边肩膀伸到余三姨太太面前，说道：“你打！你打！”余三姨太太扔了钱袋，两只手将余瑞香一抱，搂在怀里，低着头在她脸上一阵乱嗅，口里说道：“我的宝贝儿。”余瑞香趁着机会，用手抚摸着余三姨太太的脸道：“好姨妈，今天你带我去看跳舞。”梅双修在一边看见，说道：“有这样不脱孩子气的妈，就有这样不脱孩子气的闺女。”说着，大家都笑起来了。余三姨太太放开余瑞香，笑着说道：

“我还有点儿事，出去就来，请梅小姐李小姐多坐一会儿。”说着自去了。

李冬青对余瑞香道：“人家前娘后母姨妈，这三样人，总是和儿女合不拢的。怎样你们母女还这样好？”梅双修坐在一边，将眼睛斜瞅着余瑞香，笑道：“要我说不要我说？”余瑞香笑道：“你尽管说，有什么不能告诉人的事情？”梅双修道：“密斯李，告诉你一句话，你决计不相信。她们母女是把子。”李冬青笑道：“什么叫把子？”梅双修道：“把子你全不懂，就是同盟姐妹。”李冬青道：“胡说！”梅双修道：“可不是，说了你不信吗？但是你问一问密斯余。”说着，把手指对余瑞香额角上一点儿。余瑞香笑道：“你信我这疯子姨妈哩？她因她年纪小，大姐和我只比她小几岁。她说，当着人面，没有法子，叫她一声妈，只得答应。背着人的时候，大家一样大，叫她作老二，叫我姐姐作老三，叫我作老四。我们见她说话疯话，也没有谁理她，她就老三老四地乱叫起来。”梅双修笑道：“照你这样说，你倒有一篇的大道理。我问你，有一次，我们在真光看电影，你会见了同学，你怎样介绍给人家说是家姐？”余瑞香笑道：“这也有个缘故，因为她不愿在生人面前说是姨妈，我只好这样混着说。”梅双修道：“你倒说得好，母女的关系，都可以含混，将来你有了小女婿，也叫婆婆作大嫂吗？”

余瑞香歪着头瞅了梅双修一眼，把右手五个指头撮在一处，往前一伸，笑着说道：“我要胳膊你。”梅双修赶快挤到李冬青坐的长椅子上去，身子一扭，倒在李冬青怀里，笑着说道：“不许动手，动手就不是文明人。”余瑞香走上前，不问三七二十一，把手只往她两肋下，脖子下，乱戳乱伸。梅双修两只胳膊夹得铁紧，人在李冬青怀里乱扭，穿的那高底皮鞋，蹬着地板，咚咚直响，喘着气笑道：“别……别闹了，我可要恼了。”李冬青坐在椅子上，禁不住她两个人闹，倒着靠在椅子背上笑道：“你们两位小姐算饶了我，行不行？”这时，余瑞香才住手。梅双修坐起来一面用手理鬓发，一面说道：“这样一句话，也不算什么，就值得这个样子。”李冬青也笑道：“密斯余还自负是个极开通的人呢，怎么听见小女婿三个字，就闹得这个样子？”余瑞香道：“你不知道，她这个小字，是下得有问题的。”李冬青倒怪起来：小字又有什么问题？又不能不追问了。